

174
1705

中國古農書叢刊
畜牧獸醫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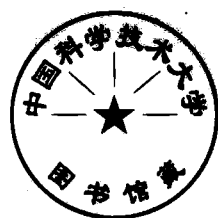
司牧安驥集

李海等編著
鄭介正馬孝劬校注

中國古農書叢刊
畜牧獸醫之部

司牧安驥集

李石等編著
鄒介正馬孝劬校注



農業出版社

中國古農書叢刊畜牧獸醫之部

司 牧 安 驥 集

李 石等編著

中國農業科學院 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 柳介正 馬孝劬校注
南京農學院

農 業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老錢局一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106 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裝訂

統一書號 16144·763

1959 年 12 月北京制型

1959 年 12 月初版

1963 年 5 月上海第二次印刷

印數 2,101—3,600 冊

開本 850×1168 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

字數 219 千字

印張 十四又八分之一

定價 (9) 一元六角五分

總序

于 船

中國牧畜獸醫學有着悠久的歷史和極其光輝的成就，它是我國先代牧民和獸醫人員的經驗積累，是祖國寶貴的文化科學遺產的組成部分。如何繼承與發揚這一部分科學遺產，爲我國高速發展的社會主義畜牧業生產服務的問題，是擺在我國畜牧獸醫工作者面前的光榮職責之一。

當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由於他們執行了一系列的反人民的政策，不但使廣大的牧民和民間獸醫遭受着殘酷的迫害，同時對我國固有的畜牧獸醫學術也置於任其消滅或日漸走向衰亡的境地。

解放以來，黨和政府一直對於這一部分科學遺產的繼承與發揚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和重視，同時一再的發出號召和指示，要我們重視這一部分遺產或牧民和民間獸醫經驗的學習、發掘、整理、總結與提高工作。由於黨的提倡和重視，十年來不但在這一工作方面已得到了廣泛的開展和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績，同時牧民和民間獸醫也充分的發揮了

應有的作用。

據歷代藝文志和有關書目的記載，我國自漢朝以來，先後出現了很多種畜牧獸醫學專著，但多經散佚，截至解放初期，所找到者已寥寥無幾。由於解放後大力收集的結果，現在有些已陸續找到。爲了滿足廣大的畜牧獸醫人員學習或研究的需要，現由農業出版社邀請有關專家，加以選擇、校勘或初步的整理，編爲「中國古農書叢刊畜牧獸醫部」，先後出版問世，以適應客觀形勢的要求。

古代畜牧獸醫學著作，是我國先代人民的經驗積累或總結，其中雖然有很多精華存在，當然也不可避免的會有一些缺乏實際價值或糟粕之處。這就需要我們抱着正確的態度去對待它。我們對待畜牧獸醫學遺產的態度，也應當像劉少奇主席對於發揚祖國醫學遺產的指示一樣，要「先系統學習，全面接受，然後加以整理和提高」。

最後，爲了作好中國古代畜牧獸醫書籍的整理出版工作，更誠懇的希望能得到廣大的讀者與有關專家的大力支持和不吝指教。此外，尙希望珍藏有這一方面書籍的同志們 能給我們以慷慨的幫助。

一九五九年十月於北京農業大學

前言

祖國擁有豐富的文化遺產，中獸醫醫學就是其中的一種，相傳我國周代，政府中已設有專職獸醫，軍隊中還有軍獸醫（巫馬）。隨着社會生產力的不斷向前發展，我國獸醫學科的內容也日趨豐富和完善，但因時代湮久，歷代戰禍頻繁，很多寶貴資料都已散佚失傳，安驥集就是幾乎失傳的一部書。目前民間習見的中獸醫書，僅牛馬經（又名療馬集或牛馬駝經），黨和政府非常重視中獸醫這類遺產，號召大家來學習中獸醫，要求全面接受，系統鑽研，擷其精華，棄其糟粕，中西合流，創造我國新穎的獸醫科學，達到先進的國際水平。要達到這項目標，首先要將古代獸醫書籍整理出版，使大家都有機會來研讀它。

從歷代書目可知，過去曾有過許多中獸醫書，如隋書經籍志中有：療馬方、伯樂治馬雜病經、馬經孔穴圖等八種，元亨療馬集中引用的古典獸醫書更多達二十七種，如師

皇祕集、玉照集、金朝集、胡卜經、岐伯對症等等。說明在十六世紀時期，我國的中獸醫書籍還很多，但其中絕大多數現在均已失傳，無法見到了。一九五八年全國中獸醫座談會上，同志們談到了這件事，爲了滿足學習中獸醫，研究中獸醫的需要，決定將現在尚保存着但不易見到的幾部中獸醫書——馬書、安驥集、痊驥通玄論、豬經等——整理出版。會議指定安驥集一書由我負責整理，會後即開始搜羅版本，拖延了很長一段時間；同時本人學疏識淺，所作的校註，內容必有不妥當處，希愛好中獸醫的同志們多加指正。

查南京圖書館的善本書室中，原藏有新刊校正安驥集八卷本一部（明弘治十七年——公元一五〇四重刊本）。但此書在南京解放前已被反動派蔣幫盜至國外，存亡未卜，這是令人痛恨萬分的一件事。謝成俠先生曾根據南京圖書館現存的明刊五卷本安驥集校勘重印了一本司牧安驥集，於一九五七年六月由中華書局出版。這次我們決定刊印八卷本，使讀者能觀看到本書的全貌。承長春農學院田炳煊同志借給我們一部石印本安驥集，共八卷。書首有古亭侯侯作的序，書中雖未註明翻印的時間和根據的版本，但從印刷和

紙張推測是一九二〇年前後刊印的。後來我們在西安古舊書店，據一位老者談，這部石印本是抗日戰爭前陝西一個書商印的。我們依靠這個石印本，將散存的安驥集彙集到一起，大大便利了我們的整理校註工作。本書校註中凡提到『按佚侯本』處，即指本書。

安驥集一書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部中獸醫書籍，新刊校正安驥集的序文是寫於公元一一三五年十一月廿四日，當時已不知原書的編纂者是誰。既說是新刊，顯然必有舊刊，並且已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所以不知道是誰編的。這樣，原書當在十世紀以前即編成，也就是說，原書至遲是北宋初期，或唐代末期的作品。但這本書現在的內容，却並非全是唐代或北宋初期的作品，其中有許多是後代人增補的。這從本書各卷的卷首卷尾，以及黃帝八十一問序中可以看到。黃帝八十一問序寫於公元一一九二年，晚於新刊校正本五十七年，說明新刊校正本中尚無此文。再從各家書目來看，本書在南宋末年已變成八卷本，因此書內各文可以說全係唐和宋兩代時期的作品。

關於安驥集的編者，宋史藝文志說是李石，陝西經籍志說是唐宗室司馬李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內說：『安驥集三卷，明永樂大典本，不著撰人姓名，……凡病各有圖，

藥方附末』。在新刊和重刊安驥集序中亦未提到原編纂人姓名，謝成俠先生據宋史藝文志及唐書李石傳追認此書起源於唐。本書暫從其義，定爲李石等編著。

本書原刊雖係四卷，但元史藝文志、補遼金元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等都說新刊校正安驥集是八卷，證明本書在宋末元初已形成八卷。但當時還有四卷，二卷等版本，如補遼金元藝文志和千頃堂書目中還載有元兵部員外郎張穆仲校訂的司牧安驥集一部，棗竹堂書目中有司牧安驥集二冊，文淵閣書目中有司牧安驥集一部一冊和一部二冊，北京圖書館現存有明萬曆刊的安驥集二卷本等。

安驥集一書在宋、元、明三代是學習畜牧獸醫者必讀的一本書。新刊校正序說：

『始命有司看詳司牧安驥集方，開印以廣其傳，庶幾市者驗此，以知驚驥；醫者考此，以用嚙針；牧者觀此，以適其水草之齊』。明車震在重刊序中更明確指出本書是當時學習獸醫者的教本，『俾師以是而教，子弟以是而學』。元亨療馬集刊印問世後，本書雖無以前那樣重要，但仍爲學習鑽研中獸醫者的重要參考書。楊時喬在馬書中說：『山陝以西至北，風高肺燥；食泥水停，傷肺滯；多食乾枯長草，乘風牽臥，結聚多，受熱

多；寒減傳流，氣血不調，十毒多；以故安驥集通玄論之最詳。……江之南北，或以山嵐，或以水濕、鹽鹵，又食稻稿各草，……溽濕暴熱，地多疔瘡及汗黃，以故療馬集七十二雜病論之最詳。說明安驥集和療馬集二書雖然有些內容相同，但重點不同，產生的背景和適用的範圍也不同。因此不能用療馬集來代替安驥集，我們從以上兩本書中可以瞭解中獸醫在唐宋至明期間內的發展過程，可以明白北方某些地區古時家畜習見的各種疾病和治療方法，瞭解氣候和飼料管理條件的不同，對疾病發生的影響。因此本書不僅具有歷史意義，在臨床診療實踐中也有其實用價值。

本書中的七十二大病、『二十四黃歌』、『三十六黃病源歌』、『岐伯瘡黃病源論』、『黃帝八十一問』、『七十二惡汗病源歌』、『治一十六般蹄頭痛歌』等，除馬書選錄一部分外，其他各書多見不到，實為難得的資料。雖然有些地方編寫並不完善，土語難解，但正由於此，才可考查其區域性。本書對各種病證，均用歌詞表達，易於背誦，也是本書的一個特色。

這本書係集多人的作品編成，因非同一時代同一地區，因此內容不僅有重複處，有

時還有矛盾處。如『七十二惡汗中的『歌汗風』和『八十一難』中的『歌汗風』，病名相同，但症狀不同，表明不是一種病。『八十一問』中的『慢肺黃』和『三十六黃』中的『慢肺黃』、『七十二大病』中的『慢肺黃』也有區別。其他病名相同而非一病的地方還很多。其次是異名同症，病名雖不同，但實係一種病症，如『熱慄』和『熱瘰』，『項慄』和『單項痿』，『風痿』和『風慄』等等。

須要提出的是在七、八卷的藥方中，通常多用『等分爲末』，『用藥一兩或二兩』等字句；在實際使用時，我們應根據病情，酌量增減各味藥的份量，不必都是『等分爲末』。同時應視病情的輕重，患畜個體的大小，施用不同的劑量。本書一般的情況是劑量偏輕，有時所說的『每用藥一兩』，從文義上看是指劑量，而根據現在用藥的情況，應理解爲每一味藥的用量。

『七十二惡汗病源歌』，並非說有七十二種汗，而是指有七十多種病候。在病期中有出汗的症狀，有的在病的初期，有的整個病程均有出汗症狀；有的在臨死前才出虛汗；但也有一些證在臨床上根本無出汗症狀。其所以列入『七十二惡汗』病中，是因爲

其病因係由汗出受寒或受風。療馬集『定脈歌』中說：『八十一難師皇論，七十二汗聖賢書』足以證明七十二惡汗在學術上的價值。

目前國內保存的安驥集古本已不多見，南京圖書館藏的係明弘治重刊本，但僅存五卷，書首上有『嘉惠堂藏閱書』、『汪魚亭藏閱書』、『四庫附存』等五個印章。嘉惠堂係清光緒年間杭州八千卷樓的堂名，該堂係一八八八年丁丙建立的善本書藏書樓。這樣，本書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已爲稀見的善本書了。其次北京圖書館藏有明萬曆刊的兩卷本安驥集一部，安驥藥方一卷，蕃牧纂驗方一卷。安驥藥方書首已殘損，第一個藥方是知母散，卷末頁有『新刊監本安驥藥方卷之七終』等字樣，『佚侯本』的第七卷卷末和內容與之相同，但在『知母散』之前，尚有『桂香散』、『烏藥散』等四十二個藥方，『佚侯本』的卷七則與日文假名安驥集第十卷內容相同。蕃牧纂驗方卷首有『蕃牧纂驗方目錄卷八』，卷末有『蕃牧纂驗方□□安驥集卷八』等等字樣，書的內容分上下兩卷，並非八卷，與『佚侯本』的第八卷相同。證明北京圖書館藏的安驥藥方和蕃牧纂驗方是八卷本安驥集的第七第八兩卷。據王毓瑚先生考證，蕃牧纂驗方是北宋末期管理蕃育軍

馬的王愈編集，則在南宋時期收入安驥集就有了可能。

我們曾多方探找完整的八卷古本，雖然聽說某處有人藏有此書，但當前往瞭解時，均係傳聞，或說『以往有，但已失落』。因此始終未找到完整的古本。由於以上情況，我們這次校註安驥集，即以南京圖書館的五卷本爲一至五卷的底本；北京圖書館的安驥藥方和蕃牧纂驗方爲第七第八兩卷的底本；第六卷以『佚侯本』爲底本，作爲原刊。然後參看馬書、療馬集、纂圖類方馬經、新編集成牛馬經、圖書集成、徐威相馬書、兩卷本安驥集，以及中醫的古典著作，特別是素問和靈樞二經，進行校補和註解。在校勘中盡量保存原刊，但爲了使讀者容易閱讀，凡古代通用，現在含義已不同的字，如『較』和『效』，『府』和『腑』，『藏』和『臟』，以及原書所用的俗寫，現在已不使用者，如『飯』寫作『鉢』，『蛇』寫作『虵』。均加以校註，方言和別名則加以註解。校註中註明『謝校』或『謝補』者，表示係謝成俠先生作的校勘；『劉校』或『劉補』者，表示係劉壽山先生作的校勘；未註明的係筆者和馬孝劬同志作的校註。

安驥集一書所以顯得錯字特別多，原因很多，由於它是古代重要的獸醫書，因此歷

代均有翻刻，以明代來說，至少也翻刻過四次（弘治版，萬曆版，和兩種監本），輾轉傳抄，多次翻刻，錯誤難免，逐漸積累，造成很多錯字。印刷不良，模糊不清，也是形成錯誤的一種重要因素。以南京圖書館五卷本安驥集和中華版司牧安驥集對照，中華版是根據上者重印，應該一樣，但中華版却新添了四十四處錯字，就是明顯的一個例子。這次校勘，領導上希望我們能作到徹底改錯，一勞永逸。因此除按原刊和其他有關古書中的相同部分彼此查對校補外，並從中醫學理和中藥藥理上去探索，進行校註。每條校註都將原刊的原文註明，以便查核，易於辨認者則僅註明據何書校補，意思兩可者，則說明校勘的理由。含義不清的歌訣，也簡單的加以註釋。由於這次整理本書，主要是勘誤，關於註釋，以後還將刊印語譯本，對書內的各項問題亦將作專題研究，在中國農業史研究集刊上分期發表，因此註釋較少。以免多佔篇幅。

在工作進行告一結束時，我們曾至山西榆次裴耀卿同志處，北京豐台區閻冠吾老先生處請教，與他們二位分別進行過商討，承蒙二位先生熱心協助，犧牲休息時間，對每一個字的更正都作過詳細的分晰和討論，熱情揚溢、精神感人，在此謹誌謝意。

印牧安駱集

一二

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

鄒介正

一九五九年六月

重刊安驥集序

安驥集者，本自黃帝八十一問以來蓋已有之。其訂馬骨相，論馬證治，施鍼用藥，悉有根據；歷千百世之爲馬醫者，莫之能違也。洪惟我國家經理疆土，以關陝爲西北重地，設寺監以司馬政，苑牧有地，孳息有制，所以爲防邊、固國之計者至矣。奈何承平日久，民生不見干戈，視馬政爲常事；居是職者，率皆因陋就簡，日積月累，消耗殆盡。皇上居安思危，欲圖興復，用紓西顧之憂，乃采廷議，以南京太常卿遼菴楊先生文章政事，爲天下望，遂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其事。璽書丁寧，命以提督便宜之權。先生既至，凡百廢典，次第盡興舉之。憲始被委清理，既而荷簡命爲卿，實任其責焉。先生猶慮監苑久無良醫，馬病則束手待斃，恐難收蕃息之效；於是命憲選取各監苑俊秀可學子弟，幾數十名，延請諳曉醫師，以專訓迪。顧安驥集板行已久，多漫滅不可讀，且陝西地僻遠，鬻書者不易致，先生乃取善本，稍加校閱，命工鐫梓，遍給苑監暨諸衛所邊堡，

俾師以是而教，子弟以是而學。嗚呼！是集也，調養有法，醫療有方，將自是全陝之馬，可免橫災，可冀蕃息，是亦吾儒愛物立教之一端也。他日駉牝蔽野，雲錦成羣，以無負皇上興復之志，於三邊兵事，大有裨益，不于是而始邪。刻既完，憲僭爲之序，用紀歲月云。

弘治十七年甲子夏、六月既望，太中大夫陝西苑馬寺卿、前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太原車憲序。